

甲申雜記
清虛雜著補闕
征南錄

聞見近錄
咸淳遺事
青溪寇軌

隨手雜錄
三朝野史
青溪弄兵錄



三
朝
野
史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古今說海學海
類編皆收有此書
說海本在先故據
以排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三朝野史一卷。舊本題宋無名氏撰。記理度端三朝之事。然書中稱大兵渡江。賈似道出檄書。又稱周有太后在上。禪位於太祖。宋亦有太后在上。歸附於大元。則元人作矣。書僅十九條。率他說部所有。似雜摭成編之僞本。然賈似道甲戌寒食一詩。厲鶚宋詩紀事既據此採入。所不可解。豈亦如鄭景望詩之誤採蒙齋筆談乎。

三朝野史

宋 無名氏 著

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。或者謂其于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。後邨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。楊柳春風丞相府。梧桐夜雨濟王家。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。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。問之曰。和尚好。我好。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。榮華富裕。粉白黛綠。環列左右。乃應答曰。大丞相富貴好。老僧何好之有。旣而曰。此念頭一差。積年蒲團工夫俱廢。未免墮落。一日。浩坐廳上。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。使人往寺中請相見。人回報云。覺長老坐化。閒寂于法堂上。頃間浩堂裏弄璋。浩默然自知。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。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。冊立理宗。措天下于泰山之安。運籌廊廟。日食萬錢。豈非佛位中人歟。彌遠自恃冊立之功。專權納賄。天下變爲汙濁。功則有之。忠則未也。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。潘丙。潘壬。太學生也。就湖州冊立濟王爲帝。事敗。濟王遇燭而殞。丙壬各梟其首。欲屠湖州一城人民。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。遂追回大統制。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。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。以報其威靈也。

李全擾淮時。史彌遠在廟堂。束手無策。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。京師人民惶惶。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。有愛寵林夫人者。見其起可疑。亦推枕而起。相隨于後。忽見彌遠欲投池中。林夫人急扶住。泣告曰。相

公且少耐區處。數日後得趙葵捷書。

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。適值管軍官營全率衆叛。據城縱軍劫掠。與同黨王安等飲宴。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。全痛責之。惜惜云。妾雖賤妓。反不會伏事叛臣。全遂斬之。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倡傳。

馬光祖知京口。判姦婦云。世間若無婦人。天下業風方靜。觀其尹京之日。不畏貴戚豪強。庭無留訟。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。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。光祖判云。暗則雞卵鴨卵。雨則盆滿鉢滿。福王若要屋錢。直待光祖任滿。有士人逾牆偷入室女。事覺到官。勘令當廳面試。光祖出逾牆樓處。子乘筆云。花柳平生債。風流一段愁。逾牆乘興下。處子有心樓。謝砌應潛越。安香計暗偷。有情還愛欲。無語強嬌羞。不負秦樓約。安知漳獄囚。玉顏麗如此。何用讀書求。光祖判云。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。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。不妨傑才高作。聊贈青蚨三百索。燭影搖紅。配取媒人是馬公。犯姦之士。既幸免決罪。反因此以得佳偶。此光祖以禮待士也。

金陵帥閫趙以夫過衢州。訪祕書徐霖。相見後覲面大慟。左右見者駭然。不知所哭何事。元來哭世道艱險。小人在朝。君子在野。生民不見太平之治。以夫與霖俱懷鬻婦之憂故也。

理宗祀明堂。徐清叟爲執綬官。玉音問曰。貓兒捕鼠如何。清叟急機答曰。愛之欲其生。惡之欲其死。應對雖捷。然理宗本命屬鼠。一時答問。不覺觸突天聽。理宗度量恢宏。亦不之咎。

宏齋先生包恢。年八十有八。爲樞密陪祀。登拜郊臺。精神康健。一日。賈似道忽問曰。包宏齋高壽。步履不

艱。有衛養之術。願聞其略。恢答曰。有一服九子藥。乃是不傳之祕方。似道欣然欲授其方。恢徐徐笑曰。恢喫五十年獨睡丸。滿座皆哂。

四月初八日。謝太后壽崇節。初九日。度宗乾會節。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。中有一聯云。聖母神子。萬壽無疆。亦萬壽無疆。昨日今朝。一佛出世。又一佛出世。滿朝綰紳皆喜之。

至元丙子春。淮西閻夏貴歸附大元。宣授中書左丞。至元己卯薨。有贈以詩云。自古誰不死。惜公遲四年。聞公今日死。何似四年前。又有人弔其墓云。享年八十三。何不七十九。嗚呼夏相公。萬代名不朽。

大兵渡江。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。洪惟藝祖。肇造我邦。至于高宗。爰宅吳會。以仁守國。以德配天。未嘗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可以質諸無疑。證諸不忤。理宗四十一年。忠厚之澤。著于生民。先帝十一載。恭儉之心。何負天下。不念元溫羣從。尙受卵翼之恩。李陵一門。初無毫髮之損。國家厄運。一至于此。人心忠義。夫豈無之。太皇太后七喪之聖躬。今天子孤惻之冲質。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。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隕危。甯無邦國忠臣。亦有江湖豪傑。共合唱義之旅。載馳勤王之師。如陶士行慷慨之征。申張魏公忠赤之志。救日之弓。救月之矢。便直指于旌旗。如礪之山。如帶之河。尙永堅于盟誓。檄到諸路。咸使聞知。賈似道乃父涉開闢淮東。爲國宣勞。似道閫帥兩淮。效父之故智。閫才有餘。相才不足。自當軸以來。收蓄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金銀貨泉。用譚玉辨驗。以元老之尊。與賤倡潘稱心養狎。貪財好色。一至于此。敗壞宋國。遺臭萬年。

宋興于後周顯德七年。時恭帝八歲。亡于德祐元年。少帝四歲。諱顯。顯德二字不期而合。周以主幼而亡。宋亦以主幼而亡。周有太后在上。禪位于太祖。宋亦有太后在上。歸附于大元。宋太祖革命之時。韓通不伏而被誅。陳宜中當國之日。韓震無辜而被殺。此造物報應之理也。

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。寒食家家插柳枝。留春春亦不多時。人生有酒須當醉。青冢兒孫幾箇悲。明年謫死。

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。天定終難恃武功。不堪雙淚溼東風。百年南渡斜陽外。十里西湖片雨中。燕子來時龍輦去。楊花飛後鳳樓空。倚筇曾向錢塘望。山掩江城霧氣籠。

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。老臣無罪。何衆議之不容。上帝好生。奈死期之已迫。適值垂弧之旦。預陳易簣之辭。切念臣際遇三朝。始終一節。爲國任怨。但知存大體。以杜私門。遭時多艱。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。屬醜虜貪狼之犯順。率驕兵悍將以徂征。用命不前。致成酷禍。措躬無所。惟有後圖。衆口皆誣。其非百喙難明此謗。四十年勞悴。悔不爲留侯之保身。三千里流離。猶恐置霍光于赤族。仰慙覆載。俯愧劬勞。伏願皇天厚土之鑑臨。理考度宗之昭格。三宮驚怒。收瘡骨于江邊。九廟闐闐。掃妖氛于境外。此時已無塵王諸客矣。豈似道所自爲耶。讀之雖可笑。可恨。其文自好。

丙子三宮赴北。行省俘三學士一百人。從行。責齋僕足其數。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。吳府子弟名棠孫僅一入齋。至是乃爲齋僕所指。驅之北去。出關後。諸生趑趄不行。人箠以棍棒三下。登舟餒甚。得粥飲一桶。

無匙箸。乃于河邊拾蚌蛤之殼。爭攫而食之。飢寒困苦。道亡者多。皆身背草野。後授諸路府教授。僅餘十七八耳。

文文山天祥。留中齋夢炎。一般狀元宰相。末後結果不同。流芳遺臭。較然可見。陳靜觀宜中。客死暹羅。雖免作北臣。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閒矣。陳如心文龍。舉義就擒。尤得其死。方蛟峰逢辰。德祐屢召不起。持父服終其身。尙得爲全人也。文山在獄中時。北人有詩云。當今不殺文丞相。君義臣忠兩得之。義似漢王封齒日。忠如蜀將斫頭時。乾坤日月華夷界。岡嶺風雲草木知。未必史臣書到此。老夫和淚寫新詩。中齋自北歸過嚴陵。就養于其子。府判者何潛齋。遺之詩曰。昆明灰劫化塵縑。夢裏功名黍一炊。鍾子不將南操變。庾公空抱北臣悲。歸來眼底湖山在。老去心期浙水知。白髮門生憐未死。青衫留得裏遺尸。彭大雅知重慶。大興城築。僚屬諫不從。彭曰。不把錢做錢看。不把人做人看。無不可築之理。旣而城成。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。大雅以爲不必。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。大書曰。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。爲西蜀根本。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。蜀亡。城猶無恙。真西蜀根本也。